

朱建新编著

中國近代軍事文獻

河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序章 古代兵学、武学概说 1

清朝末期

第一章 洋务军事学堂	14
一、水师学堂	16
二、武备学堂	25
三、随营学堂	40
四、将弁学堂	44
第二章 新军学堂	49
一、陆军四级学堂系统	52
二、陆军讲武堂	70
三、陆军速成学堂	75
四、陆军专门学堂	80
五、海军学堂	87

民国初期

第三章 北洋政府军校	91
一、陆军三级学校系统	93
二、陆军专门学校	104
三、海军学校	107

四、	空军学校	114
第四章	地方军政府军校	116
第五章	广州国民政府军校	127
跋	中国近代军校六十年	142
附 1	近代著名军校生名录	162
附 2	近代二百余所军事学校校名索引	183
征引书目		193

序 章 中国古代兵学·武学概说

一、序学

古籍关于“序”学的记载不多，是研究“序”学的珍贵资料，现罗列如下：

(1)、《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序，术有序，国有学。”

(2)、《礼记·王制》：“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

(3)、《礼记·明堂位》：“序，夏后氏之序也。”

(4)、《周礼》：“乡有序，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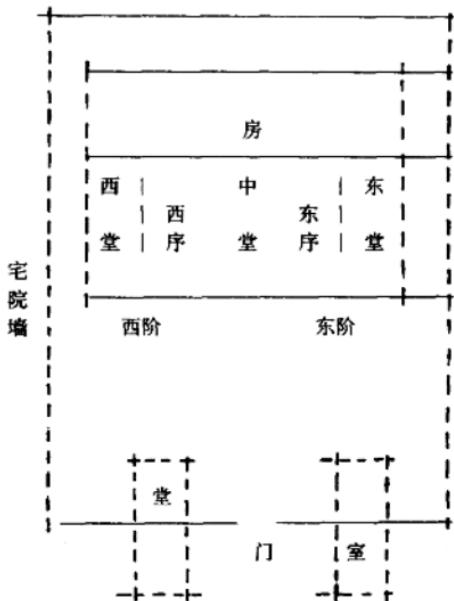
(5)、《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仔细读这些记载，内容颇多出入，对“序”的具体教育内容和形式语焉不详。进一步了解“序”的教育情况，确认“序”的学校性质，需要再从春秋典籍中考据，以求佐证。

1.“序”字的本义

《说文解字》释曰：“序，东西墙也，从广，予声。徐品切。”《说文》的释义本自《尔雅·释宫》的“东西墙，谓之序”。在与《尔雅》同时的文献中常可见到作为建筑用语的“序”，如《仪礼·士冠礼》：宾至，“揖入，三揖，至于阶，三让，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宾西序，东面。”等等。根

据《仪礼》绘制的“仪礼图中的士大夫住宅图”，（1）能使我们清楚地知道“序”的准确意义。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序”的准确意义是指堂屋内起屏风作用的东西隔墙，它的建筑作用是隔开中堂与东西厢，即如《尔雅·释宫》郭注：“所以序别内外”。进一步，也把两序之间，即两隔墙之间的部位称作序，如“独至宫室制度，但有堂室房序等名”，（2）序与堂、房、室并列，成为建筑单元名称。

“序”字为建筑用字，与厕、庙、厩等字同出于一类造字方法。至于“序”还有次序的意思，则是序叙同音通用，“次第为之叙，经传多假序为叙。《周礼》《仪礼》序字注多释为次第是也”。（3）次第实非“序”的本义。

2.“序”为习射之所

“序”为隔开正堂东西夹室的墙，进而为东西墙之间的中堂。它是可以用来习射的。《仪礼·乡射礼》记载了如下情形：

“宾与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众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东序东，……悬于洗东北，西面，乃张侯，下纲不及第武。”（侯，谓所射布也、纲，持舌绳也。侯象人，纲即其足也。）

又据《官室广修考》，“上官广三雉，则东西九丈也，以二为内，则序内六丈，序外两夹室各广一丈五尺也。”（4）“序”之广，足够习射了。

在明堂序行乡射礼，开了中国选举制度与教育制度三位一体的先河，被认为是汉辟举，隋唐科举的滥觞。以射造士，在先秦即为事实。乡射礼即为选贤而行，以便贡士于君，可知习射、射礼在当时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活动的主要场所就是“序”。

行乡射礼时，有一班人各负其责。这中间已有师生的区分。如《乡射礼》载：“司射适堂西，取弓于阶西”，“命弟子纳射器”，“司马命张侯，弟子说束，遂系在左下纲”，“司马又命获者，倚旗于侯中”，“三耦于堂西”，等等。射礼中，主方有主人、司射、司马、弟子、获者（报靶员）、射手三耦（二人一组为一耦）；客方有宾、弟子。司射与三耦可能就是平时习射的师与生，在行乡射礼，即考试时，则又扮演监考与应试的角色。

当然，“序”不能包括所有的习射活动，就如练武场不能包括所有的练武活动一样。大量的、初级的练习可以在室外进行，“序”的习射是一种正规的，由一班人各负其责所进行

的训练和测试。

3.“序”学的性质及其他

“序”为东西夹墙之间的中堂，为习射之所，这对此后“序”学的形成是有意义的。

先秦各种学校，如庠、塾、校、辟雍等，都由建筑名而来，“序”也如此。这些建筑在初时并不是为教育而建，而是另有用途，后才容教育于其中。如“序”，根据《仪礼》载，在此行士冠礼、乡饮礼、燕礼及射礼等，是多功能场所，渐渐融教育，特别是射的教育于其中。因为在当时，射的技艺最需要训练，以应付战争。先秦学校设在各种建筑中，而每一种建筑又都各有多种用途，谓：学有多舍，舍有多用。《周礼》曰：乡有序，术有序，党有校，间有塾。如此整齐的排比，难免使人怀疑。先秦时候不可能有这样严密的学校网。若以“学有多舍，舍有多用”的观点去看，则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即有的乡在庠中设学，有的术在序中设学，有的党在校中设学，有的间在塾中设学。有如现代中国农村，有的大村庄在寺庙设学，或在宗祠设学，小一点的村庄则在饲养圈棚，或在打麦场看场的小屋设学，于是亦可如《周礼》所述：“大村有庙，……小村有屋，皆学也”。先秦所谓不同的学校，实乃不同的校舍也。

先秦各学校校舍的不同，可能会因其利于实施何种教育而导致教育内容的差异，形成早期的各种单科教育。如“塾”，“门侧之堂谓之塾”，（5）面积小，可供学书学算，无法习射；再如“校”，“木囚也”，“囚者，以木羈之也”，（6）在此由训马开始教育也未可知。至于“序”，自然是利于习射了。建筑不同而导致学习内容的不同，在最初时的确如此，但后来教育发展了，不同建筑的学校不可能永远以原有内容

为限，会向着综合的方向发展，至西周盛时，便有了六艺教育。此时，借用的单一用途的校舍越来越不适应多科教育的需要，于是专门的校舍便应运而生。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专门的校舍还会沿用旧的名称。

由此推理，先秦“序”学在最初一个阶段曾施军事教育，此说是可以成立的。

此外，西周时还有学校曰“射庐”。它是国学。国学有多个名称，如辟雍、大池、宣榭等，射庐为其一。这些名称都由国学建筑的样式、功用而来。国学施六艺教育，礼乐射御书数，射为其一。其校舍是照顾到六种教育的需要专门修建的，不像“序”“塾”那样简单，故国学虽有射庐之名却不能定义为单一的军事学校。

至于教育对象，“序”与“射庐”是相同的。先秦学校均是奴隶主学校，由于部落征战及镇压奴隶的需要，培养武士是主要任务。当然两者间存在着贵族等级的差别。

最后，关于先秦“序”学的确切起始朝代，目前尚不可考。如本文开始所录，古籍中虽有夏序的记载，但无直接证明。不过至少在西周时已有“序”学则是无疑的。《周礼》、《学记》等都为春秋典籍，记述本朝史实，当为信史。

二、兵学

东周诸家中有兵家，代表人物为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此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儒法道墨各家纷纷创设私学。当其时的兵家也应办有私学，但至今未见明确记载。不过有些线索值得注意。

《史记·孙武列传》载：“孙膑与庞涓俱学兵法。”《史



记》的可信程度较高。由此记载，可知孙膑与庞涓为同学，所学内容为兵法。《史记》的这一简短笔墨，是推断战国时期存在兵学的一个根据。

《东周列国志》记述王诩在鬼谷办兵学，学生中有孙膑、庞涓，并生动地描写了鬼谷子授《孙子兵法》于孙膑的情节，《东周列国志》为演义，非信史。但它的记述与《史记》有暗合之处，恐怕不会是子虚乌有。此段故事不失为探索战国兵家私学的又一个线索。

三、教武堂

《资治通鉴》载十六国时期秦王苻坚事迹：孝武帝太元五（380）年，“二月，作教武堂于渭城，命太学生明阴阳兵法者教授诸将。”⁽⁷⁾

这是自秦汉至隋唐一千余年间，在史籍中仅见的有关军事学校的记载。它简要而明确地记述了前秦这一北方强国所办教武堂的基本情况：堂址在渭城（今陕西咸阳东北二十里），教师为太学生，学生为诸将领，教学内容为阴阳兵法。由此推知，这是一所深造性质的，为武将知兵法明策略而设的中央军事学校。苻坚是有作为的君主，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并注意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等等。学校教育也有发展，史籍中不乏记载。可惜仅有的这一段关于军事学校的文字却过于简短。

秦汉至隋唐，历代汉朝廷不设军事学校，而独东晋时北方氐族政府设置，这多少反映出北方少数民族崇尚武功的民族精神有异于汉族。但是，既便如苻坚这样的边地雄主，也不可能不受深厚的中原文化及观念的影响。教武堂设立不

久，“秘书监朱彤谏曰：陛下东征西伐，所向无敌，四海之地，什得七八，虽江南不服，盖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修文德，乃更始立学舍，教人战斗之术，殆非所以驯致升平也。且诸将百战之余，何患不习于兵，而更使受教于书生，非所以强其气也。此无益于实而有损于名，惟陛下图之。”苻坚遂罢教武堂。朱彤这一段谏词，正是中国古代统治者之所以长期不设军事学校的心态与观念的反映。苻坚也不能无动于衷。

四、宋武学

古代军事学校，如前所述，无论有信史可考的前秦教武堂，还是依史推断可能存在的先秦序学、战国兵学，都未立为国家的军事和教育制度。至北宋时，才有武学制度，终宋一代而不废。

宋武学源于宋朝科举中的武科举。

中国科举制度始于隋朝，行至唐代，长安二（702）年增设了武举。唐武举虽也举出了诸如郭子仪这样的系国家存亡于一身的名将，但对它的必要性，在重文轻武的士大夫中，始终存有苛刻的责难。著名的如沈既济建议停罢武举的议论。因此，唐武举规模、成效都不能与文科举相比。

至宋朝，科举制度趋于巩固，武举也成为前朝定制。为便于武举制度的推行，仿照文科举有中央和地方官学支持的作法，宋朝开始设置武学。武学的设立得益于北宋庆历、熙宁、崇宁年间三次兴学，尤其是王安石的熙宁元丰兴学。武学因此而得以与律学、医学一起应运而生，中国专科学校由此而发展。

1. 宋武学的沿革

宋初无武学。庆历三（1044）年五月始置武学于武成王庙，至八月中缀。其缘由，据《宋史》载：“以议者言：古名将如诸葛亮、羊祜、杜预等，岂专学《孙》《吴》？”（8）武学初设，所受责难与唐朝武举初设时相同，表现出历代士大夫对武人武艺，包括兵学的冷落。

神宗熙宁五（1073）年，枢密复请建武学于武成王庙。武学再立，直至靖康南渡而不废。宋朝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武装对峙，勇猛壮士终不可或缺，须靠武举拔选。武学是武举的一部分，对统治者来说，武学生可由教授讲释“前朝忠义之节”而渐加熏陶，比一般应武举人直接登科更可靠。这是武学得以再立的原因。

武学初立时仅设于中央。崇宁年间诸州置武学，向中央武学升贡。但此制度推行仅十年，宣和二（1112）年，州县武学罢。

宋室南渡后，政事多纷乱无序，武学也随之驰废。绍兴十六（1147）年三月，“令临安府修建武学”，四月兵部呈武学条格。武学在南宋重立，直至宋亡。

宋武学沿革大致如此，凡二百三十余年。

2. 宋武学的生员、教育及出官

宋武学实行王安石的三舍法，分上、内、外三舍。北宋时生额一般为三十、七十和一百。南宋时总额限制在百名。通过一年一度的公试和三年一度的补上舍试，武学生可由外舍而内舍，再至上舍。考试标准依等级而定，如熙宁五年规定：步射以一石三斗，马射以八斗，矢五发中的；或习武伎，副之策略，虽弓力不及，学业卓然，补上舍生，毋过三

十人。试马射以六斗，步射以九斗，策一道，《孙》、《吴》、《六韬》义十道五通，补内舍生。”（9）上舍生中的上等可直接释褐授官，以下各舍学生出官还须应武举。但比一般武举人受优待，可免省试或解试。

武学生源在宋初未加限制。熙宁时召令：“使臣未参班并门荫、草泽人并许召京官两员保任，人材弓马应格，听入学。”（10）七月又诏：“科场前一年，武臣路分都监、文官转运判官以上各奏一举人，听免试入学。”（11）入学有荐举免试和考试两种。至南宋，兵部上“武士弓马及选试去留格”，废弃了荐举免试的旧例，并限制食禄人入学的数额，以给下层武人更多的机会。由北宋到南宋作法的改变，符合科举制度走向以考试为谋取资格唯一途径的发展趋势。

宋武学“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愿试阵队者，量给兵伍。”（12）依此教学内容，武学教职多以一文一武充当，先后有教授、博士、学士等称谓。其资格为“文武官知兵者”，有时还须策问考试。各州县武学教职则以武举或武学上舍出身者充任。

3.宋武学的历史作用

宋武学作为中国古代唯一成形的军校教育制度，推行一百余年。其作法、经验以及观念，对以后的军事学校教育不无影响，在军事学校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但对宋武学当时的作用却不能评价过高。武学虽有选拔将帅的宗旨，但实际上朝廷对武学出身的人却很少重用，常“授以权酷之事”，（13）派征地方酒权等课税，或捉贼，或教押军队，也有专事教习的，等等。以至于《宋史》列传所载出身武学武举的寥寥无几，如郭子仪一类名将更不可求。宋武举武学不被重视，只不过是当时广行科举，大兴学堂而随带

的事物。

五、明武学

明朝仿前朝制度，也设武学。但明武学与宋武学有很大的差别。

1. 明武学的设置和生员

建文元（1399）年二月始置京卫武学，成祖即位罢。正统六（1441）年，再设京卫武学，除教授一员，训导六员，教习勋卫子弟。以兵部司官提调。七年，设南京武学。（14）武学从此不废。

明武学起始于明代的卫学。卫学是地方军事单位“卫”所办的武官子弟学校。《明史》载：“武学之设，自洪武时置大宁等卫儒学，教武官子弟。正统中，成国公朱勇奏选骁勇都指挥等官五十员，熟娴骑射幼官一百名，始命两京建武学以训诲之。寻命都司、卫所应袭子弟年十岁以上者，提学官选送武学读书，无武学者送卫学或附近儒学。”（15）武学之设，与卫学差别在于，武学由中央办，设于两京；卫学由地方办，设于各卫所。史籍又载：“成化三年，令设卫学。四卫以上，军生八十人；三卫以上，军生六十人；二卫、一卫，军生四十人；不及者不拘。有司儒学，军生二十人”，（16）“崇祯十（1637）年，令天下府州县学皆设武学生员，提学官一体考取。”（17）这里的军生、武学生员，均指武臣子弟入学为生员，是为保证各地武臣子弟入学机会采取的措施。由此可知明代武学的概念是“武臣子弟之学”。比之宋武学的生员有门荫，亦有草泽人，明武学的生员有着更严格的规定性。

明代兵制的一个特点是军户世袭。朱元璋吸收前代府兵

制和世兵制的经验，实行军民分治，军有军籍，民有民籍，严格划分。军户不受地方行政机关管束。军丁世袭，一人从军，一家人便永远为军户。军户无免役期限，只有官至尚书才能除去军籍。军户既隔绝于民户，其子辈教育只有另办。此即明武学的由来。

2. 明武学的教育内容

《续文献通考·学校》载，武学“其堂曰明伦，六斋曰居仁、由义、崇礼、宏智、惇信、劝忠，设教授训导各一员。其教读之书，《小学》、《论语》、《孟子》、《大学》内一本，《武经七书》、《百将传》内一本，就于所读书内取一节，讲说大义，使之通晓”。明武学近乎儒学，差别仅在于武学生必读《武经七书》。史籍中也无明武学习武的记载。对照宋代武学“凡武学生习七书兵法、步骑射...”“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愿试阵队者，量给兵伍”，（18）宋武学重武，明武学重文，差别是明显的。

明武学所以重文，与统治者的人才教育观念有关。朱元璋曾告诫属臣：“今武臣子弟岂无聪明特达有志于学者，莫概视作武人。尔等偏重，必至用人失实，勉之。”（19）对武人的轻视，可察于字里行间。

3. 明武学与科举的关系

宋、明武学的另一个差别是，宋武学是宋武举的预备学校，武学生出官一般要就试武举；明武学则与武举无关。试读以下记载：

“宣德五（1430）年，以武选沿于世胄，不任用，诏所在荐举有谋而勇力过人者”（20）“天顺八（1464）年十月甲辰，立武举法。自洪武二十（1387）年令武臣子弟得于各直省应试，寻罢不行，至是，复命直省武艺人，兵部会同总兵

官考校其弓马策略，分别甲乙，以备录用。指挥以下子弟，悉令入学。”（21）

明王朝最初想以武臣子弟来补军官队伍，但一来世胄有谋而勇力过人者并不多，二来军卫子弟争以入学为荣，不思武力，鄙薄父业，此制度便难以行通，故而开武举，召天下诸武艺人应举除官，而武臣子弟成就武学卫学。武学中无庶人，而应武举者无世胄，两不相干。至于武学生出官，可走荫袭之路，不必应武举。况且武学生中已有幼官，他们皆不由武举而来。

4.明武学的性质

由上述明武学的设置、生员、教育内容及与武举的关系可以知道，宋明武学虽同名却存有很大差异。宋武学以培养将领为宗旨，教授兵学，练习骑射布阵，是军事学校；明武学则以对武臣子弟实施一般儒学教育为己任，因其学生都为武臣子弟而带有武的色彩，是准军事学校。明武学对明朝提高武夫低下的社会地位，对安抚军心，稳定军队，有积极作用。它的功效倒不在于培养出多少将领。

最后，在古代学校分类上，宋武学应与算学、医学等归为一类，同为中国古代专科学校。而明武学则应与唐朝的弘文馆、崇文馆、宋朝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等划为一类，同为中国古代特殊阶层享有的学校，只不过明武学远不及宗学、王宫学等高贵罢了。

六、其他

在中国古代，官办的军事学校，史料中仅见前秦的教武堂和宋明武学。至于私学，除战国时期可能存在的兵学之

外，其他各朝代也还可能存在一些私人教授策略和武艺的学校。汉以后，私学成为中国学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一些属军事性质，应该是可能的。史书及演义也往往透露一点消息，如岳飞师于周侗，等等。当然，这一些不足为证，无明确记载。史书所以不明载是有原因的。从教育性质上讲，这一类专习军事的私学很难与豪侠习武（如《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所载鲁肃习武）、将门传艺（如《史记·项羽本记》所载项梁教项羽）、军帐教武（如《旧唐书·裴行俭列传》所载苏定芳教裴行俭）的教育形式相区别，亦即很难确定其学校性质，故难以在学校史中记述。另一方面，史书不载还因为历代撰史的儒生对武士轻视和冷落。欧阳修《新唐书·选举志》叙唐代武举时漫不经心地说了句“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复书”。朝廷办武举尚不足道，何况乡野办军事私学。终使军事学校史中有而书中无。

第一章 洋务军事学堂

在中国古代史中，有关军事学校的记载很少。先秦有序，战国时有兵学，前秦有教武堂，宋明有武学，都不长久。由学校培养将领始终未作正途。军官主要拔自卒伍，来自世袭，或由文官兼领。在长期的古代社会里，尤其魏晋南北朝四百年战乱以后，重文轻武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士大夫轻视武夫，视为贱业。设学堂培养武夫为历朝所轻，为许多朝代所不为，认定设学当设儒学，人有学问，何所不可，不应歧文武为二。此状况同中国古代儒学教育一统天下，专门教育很不发达的历史有关，也同中国古代军事长期处在冷兵器时代，处在以膂力勇气对抗阶段，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未到专业化程度有关。

到了 1840 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冲击了中国社会，冲击了封建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泰西各国讲究军事，精益求精，其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军将弁，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22)之类观念开始为中国保守的统治阶级所接受。欲师夷之长处，学习热兵器及战术，再用传统的军事教育方法，诸如将门传艺，民间习武，武举选拔等，已不能适应。必须举办专门的学堂，聘请专门的教习传授方能奏效。近代军事学校制度由此而立，从此不废。它比始于汉武帝的稳定不废的文学校制度已晚了两千年。

近代军事学校终于建立，是借了洋务运动的推动。

1860 年冬，清廷设立抚夷局。次年一月改称总理衙门。总理同列强各国外交事务。同时设置南洋、北洋大臣，